



XIAO CHANG GONG

小长工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贵州省图书馆



小 长 工

容县《小长工》编写组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小 长 工

容县《小长工》编写组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 1/32 1.625印张 27千字

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33,500册

书号 R10113·117 定价 0.13 元

目 录

小长工	(1)
小婢女	(6)
当身冤	(12)
陪嫁苦	(19)
读书难	(26)
伴读丫头	(34)
仇恨化怒火	(39)

小 长 工

解放前，我爸爸给人抬轿，妈妈给地主家做使妈，一年到头，做生做死，却养活不了一家四口人。我十三岁那年，就被迫到地主家做了小长工。

头一个主家是塘垌村的地主杨明远。本来我爸爸跟地主讲好，我年小体弱到杨家只管放牛。当时狗地主满口答应。但是，当我一踏进杨家的大门，情况就完全变了。杨明远每天逼我五更起来，挑水、煮饭、淋菜，然后才去放牛。他觉得我在外放牛太轻松了，又规定我每天打一担柴。这还不算，天黑回来后，还有做不完的杂工。看，地主的算盘打得多尖啊！地主的心有多毒啊！千方百计不让我喘一口气。

有一天，乌云压地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天黑得象倒置着的大铁锅，一场大雨就要来临。我心里真高兴，下雨了，就不用淋菜，可以歇口气了。谁知雨还没有下，狼心狗肺的地主佬就把我叫去，说：“下雨不用淋菜了，你闲着没事干，给我耙田去吧。”

我是放牛的，为什么叫我耙田？我忍不下这口气就争辩说：“当初讲定我是放牛的，又不是给你当长工！”

杨明远想不到我会顶他，一听这话，指着我骂道：

“小杂种，敢犟嘴！管你是放牛的还是扛工的，到了我家，要圆要扁得随我！”说罢，让狗腿子把我轰出门外。那狗腿子真是狗仗人势，便对我拳打脚踢，硬将耙架在我身上。



我含着恨，忍着泪，把牛赶出村口。那时候，我个子还没耙高，只好将耙倒过来背，一脚高，一脚低地朝田垌走去。突然，狂风大作，雷电交加，大雨哗啦啦地往下倾泻。我全身被淋个湿透，冷得四肢麻木，脚一滑，连人带耙摔倒在田边。锋利的耙齿戳在右脚

上，穿了个血洞。雨水血水混在一起流着，痛得我在田野上大哭。可是，在这大雨中，四处看不到一个人，我呼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闻，只得忍着剧痛，一步一个血印，跌跌撞撞地回到杨家。黑心的地主婆看见了，绷着脸大骂起来：“老爷叫你去耙田，谁叫你用耙齿戳脚？我看戳得轻了。嘿，死了当个屁！”骂完，还用脚来踢我的伤口。痛得我在地上打滚，滚得满地都是血啊！

妈妈听说我受了伤，从家里跑来看我，一见面就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眼泪一串串掉到我身上。她撕开头巾，要给我泡脚。这时狼心狗肺的杨明远一手执皮鞭，一手提烟枪从房子里窜了出来。他扬着皮鞭逼我去耙田。我妈妈气愤极了，指着杨明远说理：“我儿子脚上受伤，走路都难，你还叫他去耙田，你还有良心没有？”杨明远恶狠狠地说：“一点小伤就不干活，叫你儿子白吃饭当太祖呀？！”说着扬起鞭就抽。妈妈抱起我，怒冲冲地出了杨家大门，然后回头忿忿地说：“我不信你杨家不晒谷，就会饿死百家鸡！”

离了狼窝，又进虎穴。伤口好了以后，家里还是没吃的，我四处讨饭，有一餐没一餐地过日子，饿得皮包骨头，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又到岑溪县地主黄少明家做苦工。这个狗地主，比青竹蛇还毒。他规定我要干大人活，不然就撵走。那时我爸爸刚去世，家里负了一身债，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，养活弟弟，我只好

答应。

黄少明非常迷信，为了世代有“福”，他要建一座三层的七星阁。选地要讲风水，破土要择吉日，还规定了落成的吉利日子。监工的狗腿子为了讨好主子，两只眼死死地盯着长工们，不让喘一口气。我天天挑灰浆。七星阁越筑越高，我挑着重重的灰浆也越爬越高了。送一次灰浆，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。可每天要送几十担啊！折磨得我骨瘦如柴，不成人形了。

七星阁要完工的那天早上，拌浆的长工钟大伯心疼我，装灰浆的时候，有意给我装少点。我挑起浆桶正准备上楼，狗地主黄少明见了就破口大骂：“怎么不挑满？狡猾，扣你的工钱！”狗腿子听见主子叫，马上扑了过来，往浆桶里加了几铲灰浆，装得满满的，都溢出来了。满满两桶灰浆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担到二层楼还顶得住，到第三层的时候确实顶不住了，不得不放下担子小憩一下。狗腿子在下面看见了，指手划脚地骂个不停。我只好豁着命挑上三楼去。下了楼梯，狗腿子也不打话，“啪！啪！”就打我几个耳光，还下令不给我早饭吃。长工钟大伯见我饿得可怜，背地里给了我一碗饭。我刚吃了两口，被狗腿子发现了，不但挨了一顿打，饭也被倒进了猪泔桶。

中午，我只好饿着肚子上工，挑着灰浆沿着木架桥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刚到三楼，突然，一阵头晕眼花，

脚一浮，连浆带人从三楼跌了下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睁开眼睛，见妈妈坐在身边已哭成个泪人。这时我觉得头痛得快要炸了，嘴里满是血腥味，我舌头动了动，啊！三只门牙全跌断了。

一帮长工见我睁开眼睛都围了过来。钟大伯流着眼泪说：“风海呀，你算是转过人世了！”接着他告诉我，当我从三楼跌下来，不省人事的时候，地主黄少明用皮鞋踢了我几下，还恶狠狠地骂我“背时鬼”。偏偏在楼阁落成的吉利日子死，弄脏了他的楼阁，冲走了他家的福气。叫狗腿子把我扔到河里喂鱼。亏得长工们一齐护着我，把我抢出黄家，送到我家里。

钟大伯正说着，黄少明带着狗腿子来了。他逼我妈妈出钱请道公，到他家新建的七星阁里去烧油锅赶邪气。我妈妈指着黄少明骂道：“你们的心被狗叼去啦？把我的孩子折磨成这样，还要逼我给你烧油锅赶鬼！赶什么鬼，要赶，就赶你们这帮吃人鬼！”

黄少明蛮不讲理，吆喝狗腿子抢走我家煮野菜用的小铁锅。我妈妈气得扑了上去，要和狗地主拚命，却被狗腿子踢倒在地上。

当时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气得我浑身打颤，恨不得上去咬狗地主几口。

那个时候哪有我们穷人的活路。幸好不久就解放了，我才脱离了苦海。

小 婢 女

容县的沙田柚是全国闻名的。现在，正是霜降时节，在容县农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沙田柚。想吃吗？请吧，叫你吃个够。可是，在旧社会，我却因为想摘个沙田柚填饿，被剥去一个指头。

那时候，我家很穷，揭开锅盖，不是“黄狗头”，就是芭蕉根。一九三三年，日子过得更难了。爸爸无法养活我，整日愁得不说一句话。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个陌生人，眼睛直往我身上溜。这人嘴巴滑过涂油镜，他对我爸爸说：“这年头，难啊！多一张嘴不如少一张嘴。我有个朋友，家道还好，吃穿不愁，生个独仔，想讨个童养媳，你家这个妹儿正相当。伙计，当父母的，该给孩子寻个好去处啊！”

爸爸好久不说话，只是唉声叹气，脸上露出非常痛苦的神色。过了一会，爸爸把我拉到身边，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好象生怕那个陌生人把我抢去似的。后来，爸爸的手慢慢松开了，眼泪簌簌地滴在我身上手上。最后他终于把我交给陌生人了。

谁知这人是个人贩子，他哪里是要我给他的朋友

做童养媳呢！他把我带到岑溪县，就卖给一个外号叫“老虎六”的地主当婢女了。

进了老虎窝，哪能不挨咬！在“老虎六”家不满三个月，我身上就鞭痕叠鞭痕。七岁女孩，尝尽人间苦中苦。

记得那年霜降前不久的一天，我忙了一个上午，“老虎六”不让我拿碗，又叫我去翻柚园附近的地。太阳西斜了，饿得我举不起锄头，“老虎六”还不让我吃午饭。实在没法子，我嚼了一把翻地翻起的草根，草渣咽不下去，只能吸点草汁。不料这一下子肚子更饿了。我朝旁边的柚树望望，满树黄橙橙样子有点象葫芦的大柚子，多诱人啊。我真想摘一个来填肚子，又怕“老虎六”发现了打我。后来，我实在饿极了，就管不得那么多了，放下锄头跑过去摘下一个柚子来。可是，还来不及剥皮，“老虎六”就气势汹汹从屋里奔出来。他象要吃人一样咆哮，揪住我的头发，拖到门口，剥下我的衣服，把我捆在拴马柱上，龇牙咧嘴挥鞭朝我身上抽。一声鞭响，一道血痕，鲜血流到脚跟下，渗进泥里。我咬紧牙，没有哭，也不求饶。这又把“老虎六”气坏了。他跳起脚吼道：“你睚！我有法子治你！”他叫狗腿子去削竹签。不一会，尖利的竹签拿来了。“老虎六”抓住我的手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我看你以后还敢偷吃沙田柚！”他把竹签往我

食指和拇指的指甲缝里猛扎，痛得我全身发颤，来不及喊一声，就昏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过来了。借着深夜的月光，我知道自己躺在猪栏边。血淋淋的手指，又痛又辣。身上的道道鞭痕血迹未干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嘴唇干裂，渴啊！我忍着伤痛，一步一挪向厨房爬去，想找点水喝，哪怕是洗锅水也好。我终于摸到了锅边，手碰着锅铲，“当啷”一声，我的嘴还来不及沾上一点水，地主婆就提灯闯进厨房，不由分说，揪住我劈脸就打。



“老虎六”跟着也进来了，他象吃了火药一样吼叫：“死丫头！竹签你不怕，看你怕不怕刀！”他操起菜刀，朝我左手的食指直劈下来，“啷”的一声，食指被砍去一截，鲜血喷射，溅满灶台。我又昏倒在灶口边，不省人事。

就因为摘了个沙田柚，我断了个指头。

在旧社会，不用说象沙田柚这样甜的果品没有婢女的份，就是狗吃剩的东西，婢女想吃也要受刑罚。婢女真不如地主家的一条狗！

我八岁那年，就转卖到一户姓陈的地主家。真是公老虎吃人，母老虎也吃人啊！陈家地主婆满口金牙，一脸横肉，外号叫“母夜叉”，心毒过吹风蛇。有一天，清早起来，“母夜叉”就扔给我一条大人用的扁担，叫我上山采棕叶，限定我要采一担回来。可山高路远，我人小力弱，要采一担棕叶，谈何容易！我拚命赶路，爬山，采摘，看着日头快下西山了，才摘到一小捆。回到陈家，“母夜叉”嫌我采得少，开口就骂我：“你上山睡懒觉去了？才摘这一点棕叶！谁养得起你？不准吃饭！”

我心里气啊，不理她，放下扁担，走进厨房，想找饭吃。可是饭锅早给“母夜叉”藏起来了。我回头看见泔桶旁边的狗食盆里剩有点稀粥，端起来想吃。“母夜叉”厉声喝道：“放下！你吃了，我的狗吃什么？”

我气愤地顶她：“我给你做工，你不给我吃饭，连狗吃剩的也不准我吃吗？”

“母夜叉”见我竟敢顶她，气得眉毛根根竖立，脸上横肉块块楞起。她拿起搅猪泔的板子，打落我手上

的狗食盆，又一连朝我身上打，一面叫她的狗仔子拿针线来。

针线拿来了，“母夜叉”发疯似地嗥叫：“你这个死丫头，坏就坏在这张馋嘴上！”她骂着，把我按在地上，绑了手脚，一脚踩住我的脖子，用针线把我的嘴唇缝合起来。针一扎，线一拉，痛得我心肺撕裂，鲜血倒灌进鼻孔。我哭喊，但喊不出来。“母夜叉”把我拖到屋檐下，踢我，骂我，骂累了，才回房里睡觉。

我躺在檐沟边，咽下自己的血充饥。就这样过了两天两夜，嘴上的线才给拆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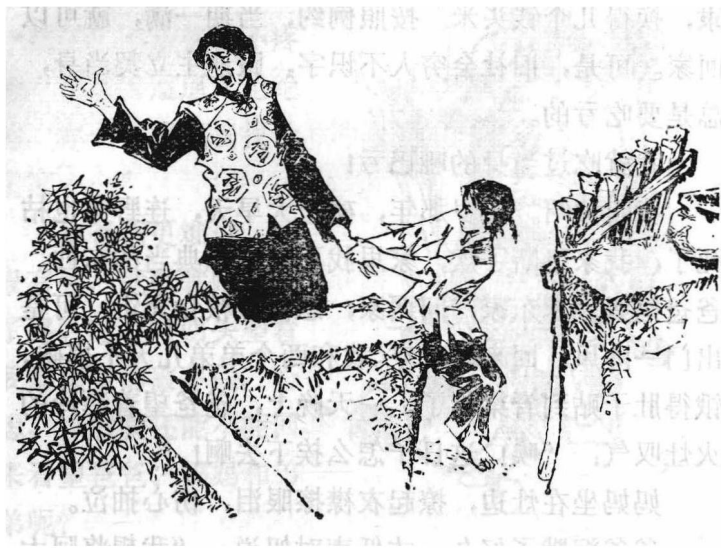
血淋淋的折磨，使我下决心逃出魔窟。一天深夜，趁“母夜叉”一家全睡了，我逃了出来。我拚命地跑呀跑呀，一直向前跑。我的家在哪方，爸妈叫什么名字，我都不知道，但我还是向前跑，想的是离开陈家越远越好。饿了，我喝几口生水，嚼一把红薯叶充饥；累了，随便找个草窝躺一躺。跑到第三天，“母夜叉”的狗腿子腿长，终于追上了我。我又被拖进了魔窟。

这一回，“母夜叉”要处死我啦。她把我拖到粪坑边，要把我往坑里推。我不哭，不叫，一手抓住粪房的门，两脚撑住粪房的墙，一手抓住“母夜叉”的手，往粪坑那边拉。心想：你要我跳粪坑，你也不得

干净，我跟你一起跳，看谁怕！“母夜叉”怕我拉她下粪坑，连连向后退，再也不敢来推我了。但是“母夜叉”并不就这样放过我，她叫狗腿子把我拖到屋里，把我打了个半死。

后来，我又逃了几次，“母夜叉”绝了法子，只好又把我卖了。

在旧社会，我被卖了十几回，究竟从哪家卖到哪家，连自己都记不清楚了。当婢女受的苦，是说不尽的。多亏毛主席把我救出了苦海。一九七六年，组织上又帮我找到了分别四十年的父母和兄弟。新社会给我的甜也是讲不完啊！



当身冤

小朋友！你们听说过旧社会的当铺吗？当铺的门面上写着大大的“当”字。那时候，穷人们一到没米下锅，就得搜尽家中的衣物，卷成一包，拿到当铺去当，换几个钱买米活命。这些当衣物家私的情况，你们可能听说过，但是，你们听说过“当人”吗？

“当人”，不是当进当铺，而是当进地主家当奴隶，换得几个钱买米。按照例约，当期一满，就可以回家。可是，旧社会穷人不识字，跟地主立契当身，总是要吃亏的。

我就吃过当身的哑巴亏！

我叫黄绍。九岁那年，碰上大旱天，连野菜也枯死了，我家也断了炊，家里找不到可以典当的东西。爸爸妈妈就求东家，问西家，想借点粮食充饥，可是出门一阵风，回来两手空。我和两个弟弟几天不摸碗，饿得肚子贴到脊梁骨了。一天晚上，爸爸望着冷冷的火灶叹气：“唉！这日子怎么挨下去啊！”

妈妈坐在灶边，撩起衣襟擦眼泪，伤心抽泣。

爸爸沉默了好久，才低声对妈说：“我想将阿大

去当……”

“当阿大？”妈妈吃惊地睁大泪眼，猛转身把我紧紧搂在怀里，哭得更伤心：“孩子还小啊！”

我跟着妈妈哭了。

第二天，趁妈妈上山挖黄狗头，爸爸将我拉到跟前，望了我好久好久。我第一次见爸眼里涌出泪水。过去，不管怎么难，爸爸总没流过泪，妈妈有时流泪，爸爸还说她没骨气。可是，这次他却对我流泪。

爸爸终于说话了：

“孩子，不是爸爸不疼你，是这世道逼人走绝路。你……跟我去找个主家……”

怕爸爸更难过，我没有哭，就默默跟他上了路。时不时回头望着我那倾斜的破茅屋，心想，以后我还能不能回来看望爸爸、妈妈和弟弟呢？



到了莲塘，爸爸把我带进地主黄道南的大屋。黄